

园丁的丁 麦芒的芒

——忆我与丁芒先生的一面之交

张锋

5月11日,我从微信上得知,著名诗人、书法家丁芒先生走了,享年99岁。按照他出生于1925年9月计算,老先生的虚岁应该是整整100岁。

丁芒先生一生的艺术成就颇高,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世界汉诗总会顾问等。他自1942年起开始发表作品,1946年参加新四军,做过记者、编辑,最终调入江苏人民出版社工作并定居南京,直至1978年离休。他先后出版诗词曲及评论作品40部,2006年出版了600万字的《丁芒文集》。《苦丁斋笔记》系列获1990年金陵文学奖,《当代诗词学》获2000年首届龙文化金奖。有人用“两栖”“三擅”“四维度”来概括他的艺术成就,很是恰当:“两栖”是指他兼创新诗、旧诗,“三擅”指他分别在文学创作、理论批评

和书法艺术三方面取得的突出表现,“四维度”是指他的诗歌及文学活动体现着四个维度——探幽古典、面向未来、身体力行、关注后生。

先生逝世的这一消息,让我自然地想起我与先生的一面之交,或叫一面之交。

那还是35年前的事了。已经65岁的丁芒先生与曾经担任我县委书记、后担任省水利厅厅长、退下来又在省诗词学会任职的李子建来到射阳。一路上,他们既重访故地,又讲诗说词,在一个不大不小的雅集现场,我聆听了先生的讲座后,他还兴致盎然地展纸挥毫,题赠一首小令的书法作品给我。至今每每想起,仍然让我非常感动。要知道,现场这位名气挺大的丁芒先生,当时的中国诗坛便有“北有臧克家,南有丁芒”的说法流行。而他在射阳给

我的印象绝无半点架子,有的却是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和平等待下的师者风范。

一面之交,三生有幸。如今,丁芒先生走了,他创作的众多脍炙人口、鼓舞人心的作品,一定会活在世间、活在历史、活在人心。

“美苦丁历经艰苦而不变质”,这是他信仰的人生哲学,故有“苦丁斋”字号命名,亦有《苦丁斋文集》存世。在我眼里,他这个丁,不仅仅是苦丁的丁,而且更是园丁的丁;这个芒,不仅仅是锋芒的芒,更是麦芒的芒。为什么?园丁重在育人,麦芒呢,则既有阳光的味道,又有粉馍的清香。那是他留下的诗词曲的意境所在。

是故,我的这篇忆念短文的题目就叫《园丁的丁 麦芒的芒》。



潮涌双洋闸 王万舜 摄

变小了的“饭碗”

陆军

近日,家中通天然气,需要墙体打洞安装设备时,我将橱柜里的碗盘等统统拿出来。看着这些小时候都鄙视得不得了的小碗时,心中不免哑然失笑。而小时候最为钟情吃饭的蓝边碗,却一只也没有了。这真是应了那句“饭碗越来越小,日子越过越好”的俚语。

小时候,同龄的小孩子特多,到吃饭时,大家穿着家织布,总喜欢端着硕大的蓝边碗到户外聚在一起,大家或站或蹲,边吃边说,好不热闹。大家端着蓝边碗喝大麦糝、玉米糝粥时,粥上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咸菜、萝卜干,伙友们还客气地夹来夹去。特别是当一碗粥吃到底时,一个个还伸着舌头将碗里的粥汤舔得干干净净。有时大家还比谁的碗舔得最干净,即便是碗上有一个个裂纹或是豁口,也不觉得丢人,大家照样吃得津津有味。

听来自上海、无锡的青青比划着讲,他们城里人吃的饭碗只有这么大时,我们是个个不相信,这点饭能将肚子灌饱?何况我们小孩子也要吃上一大碗饭粥,想想真是不可思议。海门来的爷爷说他以前常在上海打工时,当地人就用这么小的碗吃饭时,这才让我相信,但心里却在嘀咕着,这能吃得饱吗?

民以食为天。改革开放之初,受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让正在长身体的我还没有到饭时,肚皮就是一个劲儿地饿咕咕叫。虽然全家有统购粮保障,但还是吃不到月底。为了弥补口粮的不足,母亲在收割时常常起早常晚到田间去拾稻穗、麦穗;父亲是变着戏法为我们再来山芋、芋头、大麦糝子等杂粮,还时不时地用拖网到沟河中捕来鱼虾来改善伙食。

虽然饭菜质量不是很高,但市场放开后,受经济活跃的影响,我们吃的碗不再是清一色的蓝边碗,那些花色的瓷花

碗进入我们的眼帘。而那种土得不能再土的蓝边碗我们也不端了,口径小了二三厘米的中碗样式好看,端起来也洋气。即便是这样的饭碗,在我们高中或是刚毕业工作时,也盛上二三碗。

工作前后,我们一般吃的都是从农村市场上用籼稻加工的米,这种米煮起来涨锅。虽然不怎么好吃,但管饱,价钱还便宜一些。而如果要买那些不涨锅但好吃的粳米,钱更是要花去不少。在谈及管饱还是讲究生活质量的昨天,无疑是前者。

1988年,父亲因为种了近200亩的麦稻,一举成为农场的首批种粮大户,获得了万元户的美誉,当年我也用农场奖给父亲的菲利普彩电成了家。经济生活的改善,好的粳米自然成了我家的首选。在21世纪之初,我们响应农场的土地租赁政策,我家也连续6年承包了140多亩农田种植麦稻。每次售粮时,总是要将场上的粳稻稻谷装上七八麻袋,放在仓库里,当作一年全家的口粮。

2008年,我与多数农场职工那样,搬迁到农场场部生活相对较好的小城镇中居住,享受着城镇楼房的舒适。望着装修一新的家居,生活质量也上了一个档次。想吃大米时,直接到淮海米厂买来一二袋“渠星”品牌大米回家,大米口感新鲜,质量还有保障。但不知不觉中,自己的饭量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直线下降,平时参加老寿星宴席的寿碗也成了饭时的标配。

想想也是,以前招待人时的家中“有啥吃啥”,到如今宴请宾客到饭店的“吃啥有啥”,变化的不仅仅是花样的改变,人们平时摄入的油水也是越来越充足。那些曾经的蓝边碗已经没了踪迹,几成古董,当年笑话城里人吃饭的小碗,如今自己也端在手中。这些变化既让我愉悦,更是令人感慨。

生日的创意

邹德萍

一种礼赞。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寿星神采奕奕迈着矫健的步伐闪亮登场,硬朗的身板,洪钟的嗓音,风趣的言辞,立刻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满面红光的寿星手握话筒,俨然是位老主持人。寿宴进入互动环节,当场出了20多道题,题题精彩,答对有奖,现场氛围十分活跃。小孩大人都有参与,最踊跃的还是孩子们,答对题的那种自信,走上台的那个从容,拿到红色的那份喜悦,不但表露在外,而且内化于心,从而把现场气氛一波又一波地推向了高潮。

据悉,这是一位19岁从军报国的老军人,在军营里摸爬滚打,练就一副好身板;这是一位在党60年的老党员,从举手宣誓那天起,就始终践行党的宗旨,如今还为本所在的社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一位退伍不褪色的轧花厂老职工,转岗不忘初心,兢兢业业,干到退休;这是一位热心社区公益的志愿者,6年前做了小区网格员,抗疫期间,值班守护一方安康;这是一位面带微笑的老业主,他和幸福老伴慈眉善目,和蔼可亲!

前几年,李同事的父亲八十大寿,这位从医的老人退休后自学葡萄酒酿造技术,耄耋老人自编出版一本专业图书,在生日现场发布,老人开心快乐得像个“老顽童”。把自己的一生追求、所学的知识浓缩成文字与图案,通过这一形式开拓了自己人生的宽度、延续了生命的长度,同样赢得喝彩与尊敬。

岁月如歌,生命如诗。一年一生日,人人都过生日,简单的吃吃喝喝是少不了的,但要过得丰富多彩,又有新意,让人们在欢聚中有所受益,在互敬里增进友谊,在热闹时还能长点知识,这就大大拓展了寿宴的宽度和高度,从这一点上来讲,更彰显了饱经风霜、走过风雨的两位幸福老人的胸怀、格局和境界,他们在用自己一生的阅历传递着人世间的真善美,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耄耋老人过生日的创意,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风正一帆悬

——《射阳河帆影》跋

颜玉华

周汉昌先生是研究中国传世名著《红楼梦》的学者。19年前的2006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学术专著《红楼梦谜语解》,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6年后的2013年,又出版了第二部专著《红楼梦中的江淮方言》,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问世后,引起了社会反响。有地方主流媒体发表文章,称赞周汉昌先生是“苏北沿海地区研究红楼梦第一人”。我也曾写过书评《红楼梦谜语有人解》,吸引了不少眼球。对于这两本书,我均有幸作为先睹为快的第一读者,受益匪浅!

甲辰年五月,汉昌先生将迎来他的八十大寿,他要为自己的生日特制一块“生日蛋糕”——出版散文集《射阳河帆影》。收入他继出版两部有关红楼梦研究专著后,所创作的散文20余篇。我又一次成为第一个“品尝蛋糕”者,甚感荣幸。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汉昌先生从热衷于研究红楼梦,到转入写生活类散文,按道理应该是“隔行”了。但是,对于一个饱学之士来说,根本不存在“隔行”的问题。他的每一篇散文都写得生动感人,各具特色,引人入胜,正应验了古人总结的“儒教通,百教通”的至理名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联系和发展”。我通过拜读汉昌先生的两部研究红楼梦的专著,以及这次刚付梓的散文集《射阳河帆影》后,觉得汉昌先生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历程,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要观点,也同“儒教通,百教通”的至理名言完全契合。

《红楼梦谜语解》《红楼梦中的江淮方言》和散文集《射阳河帆影》这三本书虽是不同的题材和文体,但它们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

三本书创作理念一脉相承。作者网名“随波逐流不系舟”,其实他崇尚“特立独行”,从不拾人牙慧,他鄙视人云亦云。例如关于红楼梦中的谜语,多年来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他觉得有些所谓权威专家解读得并无道理,还有的甚至断言“无解”。周汉昌先生则敢于大胆质疑,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又如,红楼梦中的方言问题,作者曹雪芹到底是运用何处方言写作?整个红学界众说纷纭,有说是北京方言写的,有说是用山西方言写的,有人说是用杭州话写的,还有人说是用湖南方言等等,不一而足。而周汉昌先生就是不信这一套,从时代背景、地理变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进行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解读和质疑,列举出全书中若干江淮方言为例,提出了作者以江淮方言为主进行创作的观点,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到见解赢得了红学界的好评。

在这本散文集中,作者同样运用严谨的态度和自己的独特表述方式来描写美丽的射阳河。射阳河,在江苏省里下河地区北部,古名潮河、射陵,亦称射阳港,以源出宝应县东北射阳湖得名。由西向东经建湖、阜宁、滨海、射阳四县,最后经射阳港口注入黄海。射阳河两岸的四个县的文化人都充满感情地称这条大河是他们的“母亲河”。多年来,讴歌射阳河的散文多如牛毛。但周汉昌先生的创作视角却与众不同。比如在《我的家在射阳河畔》那篇文章中,作者将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在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生存和发展的观点有机地体现出来,将我国宋朝的思想家政治家范仲淹主持修建捍海堰,后世称其为范公堤的事迹写进来;将我们的祖先在射阳河畔及各支流河边,挖土成“汪”,堆土成“墩”的历史写出来;将民族爱国实业家张謇开发滩涂,成立盐垦公司的壮举有机地体现出来。所有这些内容,在我所阅读到的描写射阳河的散文作品中都是首次。

在《射阳河帆影》这篇列为书名的作品中,同样展现出作者对“母亲河”的独特描写,通俗形象的语言随手可以抓来一大把。如“大海船”“小海勺子”,多么形象逼真。小时候在射阳河边挑猪菜、割牛草、拔关(打蒲鞋的原料)、採蒲棒、拾螺蛳、摸蛏子,划小船到对岸柴滩打棕蓆、掏“柴刮刮”蛋等等活色生香的现实生活,集中体现了“诗和远方”这一唯美主题。看到这里,我想借用唐代诗人王湾名句“风正一帆悬”作为本文题词。

射阳河是汉昌先生与我的共同“母亲河”,我们都是喝射阳河水长大的。他居住在河北岸,我的家住在河南岸,我也写过一些射阳河的文章,21年前还出版了一本叫做《静静的射阳河》的散文集。但是其视角和艺术表现方式、文章的厚度和张力,实在与汉昌的《射阳河帆影》相差甚远。

这篇跋文,意为为汉昌先生的新书《射阳河帆影》点个赞!

儿时的高跷

江正



孩提时代,我一直生活在黄海边农村。春天冰消雪融,雪水横流,四处泥泞不堪,人们出行很不方便。

那时,生产队里能穿上胶靴子的大人并不多见,小孩子们就更不用说了。毫无疑问是贫困所致,无钱购买呀!虽然穿不上胶靴子,但是丝毫阻挡不了我们玩雪水和泥巴的浓厚兴趣。一群孩子聚在一起,各自拿上大铁锹、小铲子,在雪水横流的泥地里疏通水道,拦截矮坝。虽然玩开心了,但是两只鞋子弄湿了不说,还被糊裹成了“泥榔头”。为此,常常遭到父母的一顿训斥。

于是,在大人的启发与帮助下,我们做起了高跷。其实做高跷很简单,从海堤大柴垛里挑选出两根手腕粗壮并带有丫杈的树木枝干,放到凳子上,用小锯子锯掉一边丫杈,方便跺脚就行;另一边枝干要放长,直到胳膊窝处才好,便于手持、扶杖。枝底部保留半尺来长即可,既能过泥水,又不湿鞋子就行。为了防滑,还在截平的底部钉上一颗尖锐的马掌铁钉子。一根做好了,再做另一根。高跷分为低高跷、中高跷、高高跷三种类型,当然适合我们小孩子踩的自然是低高跷了,因为走起来几乎没有摔倒的风险。

踩高跷,一学就会。先在自家宽敞、干爽的地方试着踩走几圈,熟练之后,才敢下到水滩里去玩,去泥路上行走。自从学会了踩高跷,再也不用担心弄湿鞋子,挨家长的斥责了。

在阳光温暖的初春里,在雪水横流的泥地里,我们常常踩着高跷来回跑,肆无忌惮地蹬浅浅的水坑,走稀汤汤的泥路。我们玩得十分开心,大人们看得羡慕叫好。

如今,各家房前屋后早已成了水泥地面,村子里的大小道路都已铺上了黝黑的柏油。一年四季,行走其上,鞋子上再也不沾一点儿稀泥了。自此,村子里踩高跷的景象渐渐消失在悠悠岁月的深处。

唯有『感』字表心意

高亚

我在上海中山医院检查身体时,遇到了一件自己从未遇到过的开心事。用什么词句来表达欢愉的心情呢,想来想去,觉得唯有“感”字表心意。

“感激”。5月7日早上,我乘高铁到上海中山医院做心超。自助机上交了挂号费、拿了就医指引单,习惯性到二楼护士台签到。接待的护士讲,不要签到了,直接等叫号。程序简化了?我发现和往年做心超程序不一样。待我就诊时,进门一看不是心超检查室。不好,挂错号了。我请人挂程教授的心,但没说明确挂心超还是心内科。趁程教授还在和另一个病人讲话,她的学生给我量血压之际,我问清了情况。原来,今天是程教授心内科门诊,她的心超门诊是明天。我乘上海是专门做心超的。怎么办呢?

“能请你帮我挂一个程教授明天的心超号吗?”我对程教授的学生说,我有点唐突了。“不好意思,挂不了。半个月前就挂满了。”

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这次上海算是白跑了。到上海来一趟,说容易,也不容易。容易的是从家坐高铁两个多小时就到了。不容易的是程教授是高级专家,她的预约号难挂。再就是为了少花钱、节省来去时间,每次我都是早上5点钟起来,赶上6点多钟第一趟高铁到上海。上午检查完,立马乘高铁返回,不误接小孙子放晚学。

我坐到了程教授面前。程教授名叫程蕾蕾,40多岁的样子,是复旦大学心血管病博士生导师。她牵头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有26项专利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她仔细问了我的情况,我也说明来做心超的本意,她说明天是她看心超门诊时间。

“程教授,我是江苏的,来去不方便,也抽不出时间来,您看能不能帮我加个明天您心超检查号呢?”我心急火燎,似乎有点过分。

“你们外省人来一次也不容易,我来看看。”程教授瞥了我一眼后爽快地答道。在清冷的医院里,她那关切的目光、温暖的话语似一股暖流涌遍我全身。

她在电脑上查看明天挂号情况后嘴里念叨着:怎么办呢?明天人太多了。我心随之往下一沉。

“我再看看今天吧。哎!上午还行。这样吧!就今天上午安排你检查。明天查,你今晚要住上海,还要花钱。”她显得很高兴,随即撕一张便签,在上面签上她的名字和日期后递给我说,你去服务台找护士,就是说程医生叫你来。她还让她的学生详细告诉我到哪幢楼办手续、到哪做心超检查。我喜出望外,双手接过签单连声说:“谢谢!谢谢!”

此次检查我不但少了500元重复挂号费,还省下几百元来去打的、高铁车费。关键是节省了时间,少了往返的折腾。我从心底里感激她!

“感动”。程教授在问诊中,不停地咳嗽,有时不得不中断问话、停下操作的电脑,喝口水后又继续工作。在询问我病情时,她边咳嗽、边问边咳。不一会,她索性起身站了起来。“不好意思,我要用下药。”

“没事,您用。”

她摘下口罩,漱了口,用一个喷剂对着口腔喷了几下,站那边稳了稳神后又坐回诊台。“不好意思啊,让你等了。”

“没事,您客气了。”

她两次对我说“不好意思”,说得我不好意思起来。她是大医院的医生,我是普通患者,我是有求于她的人啊!我深深被她高尚的医德所感动。

“感慨”。我挂错了号,与程教授无挂,如果她今天不给我加号,我回去后还要再挂她的号,再跑来上海一趟,不但多花钱多劳神,还耽误做事。我也知道,让医生加号,除非是危重病人,或特殊身份的人才有可能享受加号待遇,而我和她非亲非故,只是说明原委,她就能换位思考,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她开出治心病的处方是关爱,用自己的诚心、爱心换来病人的舒心、安心。

她生病咳嗽不止,完全可以请假休息,但她看到半个月前就挂满她就医号的全国各地的几十名患者,想到他们痛苦的神情,想到有些人如果治疗不及时,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时,她选择了坚持、坚守。一袭白素衣,一颗炽热心。这就是大爱,是纯粹的医者仁心。

程教授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她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赢得了患者的信任和尊重,她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医者的使命。

医患关系,不就是换位思考,以心换心,两好合一好吗?!